

中國戲曲初考

中國戲曲理論叢書



中国古代戏曲理论丛书

中国戏曲初考

赵景深著



中州书画社

内 容 提 要

赵景深教授是我国著名戏曲史专家，半个世纪以来，他的论著甚夥。关于戏曲考证的文章，尤有学术价值并为读者欢迎。本书所改正是作者年富力强时期的代表作，经过仔细修订，另有所增补，并将各篇次序重新排列，予以出版，以满足读者的渴求。内容大致以时代和类别为序。共分六组六十七篇。计论文八篇；古剧与宋元南戏九篇；元杂剧与元散曲十五篇；明传奇二十三篇；明清杂剧十篇；外国人谈中国戏二篇。内容丰富而富于情趣，很多篇有独到见解，实为研究中国文学史和戏曲史必要的参考读物。

中国古代戏曲理论丛书

中国戏曲初考

赵景深 著

责任编辑 王鸿芦

中 州 书 画 社 出 版

河南省洛阳市第四印刷厂印刷

河 南 省 书 报 书 店 发 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5印张 231千字

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400册

统一书号：10219·44 定价：1.23元

序

我学写中国古典戏曲论文是从1934年开始的。首先出版的是两本资料性的书，即1934年的《宋元戏文本事》（研究南戏的书，当以我这本书为最早，钱南扬的《宋元南戏百一录》要比我迟几个月）和1935年的《元人杂剧辑逸》（二十年后增删资料，再出《元人杂剧钩沉》），这两本书都是北新书局出版的。第一本论文集就是《读曲随笔》（1936），第二本书是《小说戏曲新考》（1939，世界书局）的戏曲部分（小说部分已收入齐鲁书社1981年出版的《中国小说丛考》）。因为解放前读者喜欢看古典小说论文，不大喜欢看古典戏曲论文，所以我的戏曲论文一直到解放后才出《明清曲谈》（1957，古典文学出版社）和《读曲小记》（1959，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我想，《读曲随笔》和《小说戏曲新考》也应该在解放以后出版，好让读者了解我研究中国古典戏曲和散曲的道路是怎样一步一步走的，所以我就仿《中国小说丛考》例，将这两本书打散，重新编排次序，又出了这本《中国戏曲初考》。虽然只是一本半书的合并，由于字数较多，所以合起来字数还不算太少，长短文章一共有六十七篇。

我编这本《中国戏曲初考》曾经重新看过一遍。所有错字都随手作了改正。所有我所知道的过去讲错了的地方，也都作了订正。《元曲时代先后考》一篇虽经胡适认为方法不错，其实也有普遍典故不能按照方法类推之处，但总有一部分是对的（参看另一篇《论元曲故实》），所以就不再加删削了。

这六十七篇文章分为六组：

第一组概论八篇：首先列有关《今乐考证》、《曲海总目提要》、《续录鬼簿》的三篇文章，都是谈曲目的。其次是五篇读吴梅、王国维、贺昌群、严敦易文章的体会。王国维和吴梅是中国近代古典戏曲研究的开山祖师，我是初生乳犊，对于他们俩的大醇小疵，似乎不能说是挑剔。最后一篇《〈曲品〉与〈曲录〉》是以《曲品》来补充王国维的《曲录》的。我对于自己也要作同样的要求，我重新读过自己这一本半书，也作了不少错误的订正。

第二组古剧与宋元南戏九篇：前四篇是宋元南戏以前的宋金杂剧。《诸宫调名存疑》是说《董西厢》所引的不一定是诸宫调，可能是他种曲艺。《元刊本辍耕录》也有一些小发现。《〈雍熙乐府〉探原》是从《雍熙乐府》这部二十本的巨著摘出元王伯成的《天宝遗事诸宫调》、明初朱有燉的《周宪王乐府》以及其他古剧要籍，均各注明册数和页数。《〈词林摘艳〉与〈雍熙乐府〉》也是研究古籍的。后五篇都是谈宋元南戏的。这是我编过《宋元戏文本事》以后的继续探讨。

第三组元杂剧与元散曲十五篇：前十三篇是元杂剧。除《元曲时代先后考》和《论元曲故实》已经谈过以外，《元曲的二本》谈“二本”不是真正有两本，那是《元曲选》卷首的错误。“二本”实是说同样题材，两位元曲作家各写过一本，这一点好多人都上了《元曲选》的当。至于《〈西厢记〉作者问题辨正》，我与王季思有相同的看法，认为《西厢记》的作者五本都是王实甫作的，关汉卿不可能续第五本。金圣叹把《西厢》第五本批得一钱不值，其实第五本里也有好文章，红娘骂郑恒，就是痛快淋漓的好作品。其他论马致远、白朴、乔吉等家的九篇也都是我读书的心得。特别是《关于〈元人杂剧辑逸〉》，这是我成书以后不自以为满足，又写出的初步零碎意见。附录两篇谈元散曲的文章，其中《跋散曲三种》是评介当时新出版的书的。

第四组明代传奇二十三篇，是六组中篇数最多的。当时我有

一个宏愿，想读完《六十种曲》。写文章有一书一稿的，其例甚多，无须列举；也有几种书合写一稿的，例如《屠隆的传奇》、《沈璟》和《无名氏传奇四种》，惟谈屠隆也只用了一书，沈璟只用了《义侠记》，其他各书都不是《六十种曲》以内的。当时还没有出《古本戏曲丛刊》，我看明代传奇，除自己搜集一些以外，有时还要向朋友郑振铎、阿英等借阅。象《樱桃记》就是向阿英借阅，阿英再送给郑振铎。许自昌的《水游记》是《六十种曲》以内，同人的《桔浦记》却是影印本，由日本友人长泽规矩也送给我的，《读曲随录》也是杂稿。所以这几篇都列在这组的末尾。其他二十篇左右，我打散了大致按照时代先后编排。

第五组明清杂剧十篇：前五篇谈明代杂剧，其中《〈娇红记〉与〈娇红传〉》特别得到日本伊藤漱平的赏识，他认为《娇红传》的作者不是明代宋梅洞，而是元代宋远所写。他在跋里引用了不少我这篇文章，并谬加赞许，真使我惭愧不已。后五篇谈清人杂剧，初集谈得简单，二集谈得详细，详略不当，也只是由于兴趣，实在是不应该的。最后一篇《晚清的戏剧》，也是阿英借给的资料。

第六组是评论外国人对于中国戏剧的意见两篇。前一篇是向复旦图书馆借来洪深教授的赠书《中国戏剧研究》。后一篇是《外国人看中国戏》，对中国戏好多地方他们都是感到新奇的。

我曾在去年二月《书林》上发表过一篇《我学习中国古代戏曲的经过》。我那篇文章，恰好谈的就是我这本《中国戏曲初考》中的一本半书，就是《读曲随笔》和《小说戏曲新考》的下半本。我就拿这篇文章作为“代跋”附在书后。这篇文章主要介绍五心：爱心、专心、细心、恒心和虚心。另外就是希望中青年对于古典戏曲有兴趣的人，“各尽所能地来耕耘这块待开垦的广大的土地”。

赵景深 1982年八月

目 录

序

姚梅伯的《今乐考证》·····	(1)
所谓《曲海总目提要》·····	(17)
马廉校注的《录鬼簿》·····	(20)
读吴梅《曲论》·····	(23)
读《宋元戏曲史》·····	(26)
贺昌群的《元曲概论》·····	(29)
读严敦易《曲拾》·····	(31)
《曲品》与《曲录》·····	(33)
诸宫调名存疑·····	(35)
元刊本《辍耕录》·····	(37)
《雍熙乐府》探原·····	(39)
《词林摘艳》与《雍熙乐府》·····	(48)
《雍熙乐府》与南戏·····	(54)
宋元南戏与黄钟赚·····	(60)
元代南戏的新发现·····	(63)
《周羽教子寻亲记》·····	(65)
所谓《精忠记》·····	(69)
元曲时代先后考·····	(72)
元曲的二本·····	(87)

《西厢记》作者问题辨正·····	(89)
马致远杂剧的胚胎·····	(94)
李左车和萧丞相·····	(96)
乔吉与李楚仪·····	(97)
辩白朴非豪放派·····	(101)
白朴的《金凤钗》·····	(103)
“竹林寺”是杂剧名么? ·····	(106)
关于《元人杂剧辑逸》·····	(112)
论元曲故实·····	(115)
双渐、苏卿的杂剧·····	(119)
双渐和苏卿·····	(121)
跋散曲三种·····	(133)
读《香囊记》·····	(142)
沈受先的《三元记》·····	(144)
沈鲸的《双珠记》·····	(146)
沈采的《千金记》·····	(149)
《玉合记》的三个印象·····	(155)
屠隆的传奇·····	(157)
汤显祖的《紫钗记》·····	(166)
沈 璟·····	(169)
《狮吼记》杂采诸小说·····	(181)
许自昌的《水浒传》·····	(186)
高濂的《玉簪记》·····	(188)
《投梭记》乃徐复祚作·····	(191)
叶宪祖的《鸾镜记》·····	(195)
王玉峰的《焚香记》·····	(197)
王 铨的《春芜记》·····	(200)

历史剧《玉镜台记》·····	(202)
无心子的《金雀记》·····	(204)
范文若乃吴江派传奇家·····	(206)
袁于令的《西楼记》·····	(208)
无名氏传奇四种·····	(210)
读曲随录·····	(216)
《樱桃记》与《打樱桃》·····	(220)
许自昌的《桔浦记》·····	(223)
 读《诚斋乐府》随笔·····	 (226)
《娇红记》与《娇红传》·····	(236)
女曲家黄峨·····	(240)
《盛明杂剧初集》·····	(253)
《盛明杂剧二集》·····	(255)
《清人杂剧初集》·····	(260)
《清人杂剧二集》·····	(263)
戏剧家之裘琏·····	(275)
汤贻汾的《逍遥巾》·····	(276)
晚清的戏剧·····	(278)
 评凯特·搏斯Kate Buss所著《中国戏剧研究》·····	 (285)
外国人看中国戏·····	(289)
 我学习中国古代戏曲的经过(代跋)·····	 (292)

姚梅伯的《今乐考证》

一

镇海姚梅伯的《今乐考证》是王国维《曲录》以前五十年的中国剧曲的总记录；其价值在于比王国维的《曲录》早出五十年。虽然也有一些独到的地方，总的看来，并不见得比《曲录》好。此书现有北大影印本，原为故马隅卿所藏。现在我且把《今乐考证》与《曲录》比较一下。卷首宋剧的部分姑且撇开不谈。

首先要说的是《今乐考证》卷一、二的元杂剧部分。这一部分不但不能胜过《曲录》，并且比《曲录》差。最大的弊病即在于不查《元曲选》的本身，而仅查《元曲选》前面的曲目；并且常有武断的地方。其次即为遗漏。再其次即为抄录剧名有误。

赵万里跋文所举元杂剧的作家人数和本数完全都错了。以他校辑宋、金、元词的精细的成绩来说，是不至于这样大意的；大约这是由于仓猝写作之故。自然，这也得怪王国维分卷不当。王氏把卷二的地位让给有作者姓名可举的元杂剧，却把元无名氏的杂剧混在卷三明、清杂剧一起；王氏所录元无名氏的杂剧共有二百六十七本（王氏误书二百六十六本），这一部分被赵万里归到明、清杂剧部分里去，自然就显得姚氏“所著录的剧曲和作家的数量，比《曲录》为多”了。兹校正如下：

	今 乐 考 证		曲 录	
赵万里的统计	八十三家	六百九十一本 (内无名氏一百本)	六十五家	四百七十四本
我的统计	八十三家	七百三十九本 (内无名氏二百四十九本)	八十五家	七百六十三本 (内无名氏二百六十七本)

以所录的剧曲而论，王氏比姚氏多二十四本；以作家的数量而论，王氏比姚氏多两家，可见不是姚氏所录比王氏为多，倒是王氏所录比姚氏为多。

怎么王氏会比姚氏多两家呢？情形是这样的：他们俩有八十一家是相同的，余下的姚氏两家是宁献王和李时中，王氏的四家是杨景贤、李致远、邾经和杨梓。王氏把宁献王归入明杂剧，李时中并入三李与马致远合作的《黄粱梦》。宁献王自以归入明杂剧为是。《太和正音谱》就是把丹邱先生（即宁献王）归入国朝（即明朝）的。姚氏把杨景贤、邾经、李致远都归入明杂剧里去了。杨梓这人名他根本不知道，所以把杨梓的《豫让吞炭》和《不伏老》都认为无名氏所作（卷二页十二）。杨景贤与杨景言相近，邾经又与朱经相混，或可认为明人，惟李致远也认为明人，却从来不曾见过。在《太和正音谱》的《古今群英乐府格势》元一百八十七人条下，明书“李致远之词如玉匣昆吾”，可见李致远是元人无疑了。

下面是姚氏的几点错误：

（一）漏列无名氏元曲五种 《元曲选》中有五种杂剧是不见各家曲目著录的，即：《陈州粳米》、《争报恩三虎下山》、《庞居士误放来生债》、《谢金吾诈拆清风府》以及《两军师隔

汪斗智》。我敢相信，姚氏编《今乐考证》时根本不曾翻检过《元曲选》及其百种目录，只是将书前的五百余种的曲目翻一翻罢了。最奇怪的是，同人的《今乐府选》里却又把这五种无名氏的杂剧都选了进去。无怪乎赵万里要说他“草率将事”了。

（二）武断二剧为一剧 姚氏又常常喜欢自作聪明，硬把两本不同的杂剧认为一本。例如：马致远的《王祖师三度马丹阳》和《马丹阳三度任风子》明明是两本，他只看见“马丹阳”三字，便当作一本，殊不知前一马丹阳是被度者，后一马丹阳是度人者，地位是完全不同的。《任风子》现有传本，其中登场人物，并无王祖师其人，更可证明这两本是不一样的。又如，郑廷玉的《看钱奴买冤家债主》和《崔府君断冤家债主》两本均有《元曲选》本，内容完全不同，此尽人皆知，姚氏也因“冤家债主”四字相同而认为二者相同。并且特别在《看钱奴买冤家债主》条下注道：“《也是园》目作《看财奴买冤家债主》，又一种《崔府君断冤家债主》，岂当时有二本耶？或系误分。”这真是太疏忽了。又如：花李郎的《莽张飞大闹相府院》和《勘吉平》明明是二本，姚氏也当作一本；姚氏在《莽张飞大闹相府院》条下注云：“《选》目作《勘吉平》。”不知《勘吉平》事见《三国演义》二十三回《吉太医下毒遭刑》，其中并无张飞闹相府之事，当然这二本也是不容混同的。又如：武汉臣的《李素兰风月玉壶春》有《元曲选》本，姚氏竟在《郑琼娥梅雪玉堂春》条下注云：“一作《玉壶春》。”因此《玉壶春》不曾另列一条。即使我们不看《元曲选》，只看题目，也可以知道这完全是两种戏剧，二者的女主角，一名李素兰，一名郑琼娥，根本就不同。

（三）漏列元曲十余种姚氏所漏列者如下：王实甫的《娇红记》，原见《录鬼簿》；白朴的《李克用箭射双雕》，原见《北词广正谱》；高文秀的《双献头武松大报仇》、郑光祖的《钟离春智勇定齐》，均原见《也是园书目》；以上为有姓名可

考者。至无名氏所作，《古名家杂剧》本尚有《幸上苑帝妃春游》、《忆故人戴王访雪》；《太和正音谱》尚有《硃砂记》；《也是园书目》尚有《五学士明讲春秋》、《众神仙庆赏蟠桃会》等；雪蓑钓隐《青楼集》尚有《樊事真金篦刺目》；钱塘丁氏善本书室尚藏有《燕孙膑用智捉袁达》。其他可疑者均未列入。

（四）抄录剧名有误 这一点关系较少，但也足见编者的不经心。例如《苏小卿月夜贩茶船》，“卿”字误作“郎”字；《奴杀主因祸折福》，“祸”字误作“福”字；《浣纱女抱石投江》，“纱”字误作“花”字；《司马昭复夺受禅台》，“台”字误作“堂”字。这样的例很多，不及备举。

但姚氏也不是完全没有可取的地方。他也有见到之处。例如：他把王实甫的《西厢记》归入杂剧类，不归入传奇类，实较王国维《曲录》为妥。

二

现在接着再考察《今乐考证》明、清杂剧的部分。以之与《曲录》相较，明代部分并不比《曲录》好多少；清代部分，却比《曲录》好得多了。本来，《曲录》的清杂剧部分也编得太马虎，一共只有三十家，八十五种，遗漏之多，是全书中所少见的。

赵万里的比较统计仍旧是靠不住的，特再校正如下：

今 乐 考 证		曲 录	
赵万里的统计	一百十七家 三百五十二本 (内无名氏八本)	四十家	四百五十九本 (无名氏二百六十六本)
我的统计	一百十五家 三百九十一本 (内无名氏十六本)	八十一家	二百四十六本 (内无名氏十四本)

上面我的统计部分，再细分一下，可得下表：

	今 乐 考 证		曲 录	
明杂剧	四十五家	一百三十九本	五十一家	一百六十一本
清杂剧	七十家	二百五十二本	三十家	八十五本

明杂剧的部分，《曲录》并不比《今乐考证》多；因为《今乐考证》将一部分移入清杂剧部分里去了。

怎么我的统计，《今乐考证》比赵万里的少两家，无名氏多八本呢？这是由于赵万里只看卷四第十五、六页，有“无名氏八种”字样，便以为无名氏只有八种了。殊不知卷四第十三页，还有“无名氏三幻集三种”和“无名氏五种”，一共是无名氏十六种，因与有名氏的相混在一起，所以赵万里匆忙之间，把这两条也当作两家；这样一来，他的统计比我多两家，我自然就少两家了。

关于《曲录》的统计，相差尤远。照赵万里算来，明、清杂剧只有四十家；而照我的统计，即就明杂剧而论，已有五十一家，比他的全部统计还多十一家；再加上清杂剧来算，则《曲录》的明、清杂剧部分实有八十一家。所以如此，还是由于王国维把元无名氏杂剧附于明杂剧后面，太无道理，以致赵万里不曾细察，以为无名氏后面不会再有“有名氏”了。至于赵万里所举的《曲录》的无名氏二百六十六本，自然就是前面我已说过的元无名氏的杂剧，不应算作明、清的杂剧。

明杂剧的部分，二者相较，《今乐考证》所失收的不过是许潮的《兰亭会》、凌初成的《颠倒姻缘》、来集之的《挑灯剧》、《碧纱笼》和《女红纱》、湛然的《曲江春》以及高漫卿的《樱桃梦》和《灵宝刀》。严格的说来，《今乐考证》所失收的只有来集之的三种。许潮的《兰亭会》，曾题杨慎编，同时黄文暘

《曲海目》，也题作杨慎编，所以姚氏在《今乐考证》中，把许潮八种中的《兰亭会》删去，可说是有意这样做的。凌初成的《颠倒姻缘》与《颠倒鸳鸯》近似，正与元关汉卿《姻缘簿》即《鸳鸯簿》的情形相同。湛然的《曲江春》又与王九思的《杜子美沽酒游春》近似。《樱桃梦》与《灵宝刀》则是陈与郊的传奇，王氏把作者和体制都弄错了。我猜想这几种都是姚氏明知故删的。所以我说，姚氏所失收的，只有来氏的三种。其余如孙源文、陆世廉、茅维、黄方儒、叶小纨以及来集之的《秋风三叠》，姚氏都归到清杂剧部分里去了。

《曲录》所失收的明杂剧也不算多，只有：冯惟敏的《僧尼共犯》、李日华的《园林午梦》和《皮匠参禅》、黄方胤的《督妓》、以及王骥德的《救友》、《双环》、《招魂》、《离魂》。冯惟敏的《僧尼共犯》第一折见存同人的《海浮山堂词稿》卷三《击节余音》中，惟无说白，作者是把这一折独立起来，当作散曲看待了。王骥德的四种见于他自己的《曲律》的叙述。《今乐考证》把《男王后》的作者秦楼外史当作王伯良的别名，这一点是胜过《曲录》的。

从上面所说看来，可见明杂剧的部分，《今乐考证》与《曲录》是没有多少异同的。

至于清杂剧的部分，二者相较，《今乐考证》显然比《曲录》强得多。姚氏失收的很少，不过是：邹兑金的《空堂话》、王夫之的《龙舟会》、龙燮的《芙蓉城》、张国寿的《章台柳》、《韦苏州》和《申包胥》、黄兆森的《裴航遇仙》和《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嵇永仁的《扬州梦》以及洪昇的《四婵娟》。《扬州梦》实为传奇，姚氏不收，甚是。《曲录》中有林于阇主人的《义犬记》、《淮阴侯》、《中山狼》、《蔡文姬》四种，姚氏疑悉为明人杂剧，甚有见地。如《义犬记》、《蔡文姬》为陈与郊作，《中山狼》为康海作，与我的猜想不谋而合。惟《淮

阴侯》的出处不明。《曲录》所不知道姓名的，有六种均经姚氏在五十年前考出，即：《蓬岛琼瑶》和《花木题名》均为田民所作；《王维》即《郁轮袍》，《裴航》即《蓝桥驿》，《杜牧》即《梦扬州》，《饮中八仙》即《饮中仙》，合称《四才子》剧，均黄兆森作。（此外则郑振铎证明《万家春》、《万古情》和《豆棚闲话》的作者是范希哲。）

至于王氏所失收的，那可就多了，计有：黄九烟的《试官述怀》和《惜花报》（黄氏似以列入明代为妥），李天根的《紫金环》、《白头花烛》和《颠倒鸳鸯》，丁澎的《演骚》，邹式金的《风流冢》，郑瑜的《鹦鹉洲》，吴雪舫的《赤豆军》和《美人丹》，吴秉钧的《电目书》，蒋士铨的《采樵图》、《采石矶》、《第二碑》、《康衢乐》、《长生籙》和《升平瑞》，裘琯的《昆明池》、《集翠裘》、《鉴湖隐》和《旗亭馆》，南山逸史的《京兆眉》和《翠钿录》，刘翬的《议大礼》，击壤民的《万寿图》，王梦楼的《迎銮新曲》九种，柳山居士的《太平乐事》九种，花韵庵（真姓名为石韞玉，姚氏未及详考）的《花间九奏》九种，青霞寓客的《北孝烈》，惜春主人的《鱼水梦》，徐燧的《写心剧》，杨潮观的《吟风阁》三十二种，王昙的《玉钩洞天》、《万家缘》、《归农乐》、《辽萧皇后》、《十香传》以及《鱼龙蚌》，小弁山人的《列子御风》，蓉鸥漫叟的《青溪笑》，雪樵居士的《牡蛎园》，鸥波亭长的《梦花因》，林弈构的《奔月》和《画蔷》，严问樵的《红楼新曲》、《同心言》、《奇花鉴》、《吞氈报》、《双烟记》以及《孟兰梦》，单湘湖的《四时春》，王彦卿的《艳禅》，何芷香的《梨花梦》，吴蕺香的《饮酒读骚》，方外畸人的《相思镜》，吕叔讷的《康衢新乐府》十种，梁廷桢的《园香梦》和《江梅梦》，无名氏的《香山宦迹》、《天宝灯游》、《盘丝洞》、《快乐吟》、《红玉簪》、《斗婵娟》、《梅妃怨》以及《灵泉介祉》。

三

现在继续考察《今乐考证》明及其以前的传奇部分。以之与《曲录》相较，也不比《曲录》好。《曲录》所引用的《传奇汇考》，姚氏不曾用过，所以姚氏遗漏了不少的曲目不曾写进去。

但宋、元戏文部分，《曲录》仅据沈璟的《南九宫谱》，《今乐考证》却引用徐渭《南词叙录》和沈自晋的《南词新谱》，著录比《曲录》多了三十种左右。虽然姚氏不曾引到《永乐大典》戏文目、钮少雅《九宫正始》、《宦门子弟》所咏传奇名、《刷子序》等所咏传奇名等等，但当时姚氏能有如此成绩，已经比王氏好得多了。

此外，姚氏还有几点值得特别提起的。

一、《曲考》和《曲目》一向以为《鸚鵡洲》、《櫻桃夢》、《靈寶刀》以及《麒麟圖》乃任誕先或高漫卿作，姚氏竟能在八十年前逐漸為陳與郊作，可謂極有識見。

二、高奕《新傳奇品》和黃文暘《曲海目》一向以為《耆英會》、《翠屏山》、《望湖亭》以及《一種情》乃沈璟作，姚氏則據《南詞新譜》斷為沈自晉作，也極有識見。

三、我相信姚氏是看過《太霞新奏》的。他能够在史槃條下比《曲录》多出《鵲釵》、《櫻桃》、《雙鴛》、《牽瓠》、《琼花》、《青蟬》、《雙梅》、《檀扇》、《梵書》等記，是由于看過《太霞新奏》卷一頁二八；他能够在呂天成條下比《曲录》多出《神女》、《金盒》、《戒珠》、《三星》、《雙栖》、《四相》、《四元》、《二姪》、《神劍》等記，则是由于看過《太霞新奏》卷五頁一七，此外還看過王驥德的《曲律》。

四、《六十種曲》中有數種，王氏不知作者，姚氏則知之，姚氏指出《東郭記》乃孫仁孺作，《琴心記》乃孫禹錫作（應作梅錫），都是值得特提一筆的。